文本，是有生命的。

从它第一句诞生开始，它的血管、神经都已排布完好，解读者不论从哪里入手，都应该眼中有这个完整的系统存在。

可是，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意识，而是任意把文本撕扯开来，零打碎敲，弄成盲人摸象的结果。

比如《静女》这首诗。

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

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。

自牧归荑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

如此沫晰明了的一首小诗，结果被解读成什么样子呢？

《毛诗诂训传》

**“静，贞静也。女德贞静而有法度，乃可说也。城隅，以示高而不可逾。‘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’，言志往而行止。‘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’，言既有静德，又有美色，又能遗我以古人之法，可以配人君也。荑，茅之始生也。本之以荑，取其有始有终。”**

这是最典型的意淫之说。运用道统视角，不顾及原文本的表达系统，肆意解读一首明白说话的小诗，这种流毒危害甚大。

与之附和的还有《郑笺》

**“女德贞静，然后可畜；美色，然后可安。又能服从，待礼而动，自防如城隅，故可爱之。志往谓踟蹰，行正谓爱之而不往见。彤管，笔赤管也。赤管炜炜然，女史以之说释妃妾之德，美之。洵，信也。茅，絜白之物也。自牧田归荑，其信美而异者，可以供祭祀，犹贞女在窈窕之处，媒氏达之，可以配人君。遗我者，遗我以贤妃也。”**

可笑至极的胡说八道，竟然是一板一眼的字字落实，以这种强行解构文本的霸道洋洋自得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
而到了朱熹，则如茅盾《子夜》中到了上海忽然从帘缝里看到了一截女人大腿的吴老太爷一般，直接把这首小诗定位为“此淫奔期会之诗也”。甚至到了清代的魏源，又认为是“贤者及时思遇”之作。

这些稀奇古怪的解读都曾成为某一个时代的“标准答案”，可悲至极！

这首小诗采用时间逆流的方式，紧紧围绕一个小物件——一根红色的茅草——展开，把一对小情侣的甜蜜与柔情、诚挚与憨朴呈现出来，用最简单的文笔写出了俗世里最纯净的爱情，可爱、可嘉、可乐、可赞。

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”，虽然诗是以男子口吻叙事，可是展现出来的却是这个女孩子的主动，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：“静女”来城隅之前做了些什么，她在日夜思念她心中的白马王子，她在想着如何与他碰面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才下心头却上眉头。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，她是直接与小伙约定的呢，还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小伙的约会信息的呢！想一想，这个过程，我们才能体会到，这个“俟”字该是多么激动与热烈。

更为可爱的是，她不仅内心藏着朝思暮想的情爱，她还能用最真切活泼的方式承载着这种情爱，她悄悄地躲起来，让那个憨厚的小伙找不到，玩起来了爱情躲猫猫，这样一来，这首情爱诗就纯净得不沾一丝烟火气。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汪曾祺先生的《受戒》里，小英子向明海的大胆表白“我给你做老婆要不要”，是的，这就是纯，这就是情爱的纯净之美。

由当下情景，诗的第二节向前追叙，原来，小姑娘早就给小伙示好，送给了他一根“彤管”，静女的内在情怀被进一步向深处推进。这根彤管颜色鲜艳，小伙特别喜欢。显然，这里我们仍然需要停下来往文字的深处想，小姑娘忽然发现了这个红彤彤的可爱的野草，让她荡漾着青春恋爱的心立刻荡起涟漪，悄悄地折下它，小心地藏在隐秘地角落，在夕阳西下或是月光皎洁之时，羞答答地递给小伙……总之，这里有丰富的故事情节，这些情节不能被忽略，不然，就不能真正体会这对小情侣的甜美爱情。

诗的第三节再进一步沿着时间和情感两个纬度向前推进。从时间来看，第三节是追叙赠我彤管的故事起点。原来，这个彤管是静女从田野上采摘回来的，它就是一根茅草。叙事的波澜在于，这根茅草却是那么美，这是一层波澜，茅草平常，但是它不平常，“洵美且异”；接着展开第二层波澜，即否定原来的美，“匪女之为美”，当然，否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肯定， 这就是第三层波澜——美人之贻。这一切的美皆是源于静女之美，这就是情感维度的推进。

由此看来，三节小诗，由当下的约会一步一步追叙到故事的原点，即爱情的萌发点；由当下的情爱行为一层一层地深入到人物内在世界的深处——最直接的情感表达。整首小诗浑然融通，体系完整，让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一个唯美的爱情图景，这种白璧无瑕式的美，也许只有在《诗经》里可以找到。